

左
暇
青钢剑剑招

【梁羽生小说全集】

抵隙，找寻齐真

凌未风杀得性起，剑招
手骈指如戟，竟在剑

再变，大喝一
光飞舞中，寻

君穴道，而右手
越发迅捷，翻翻

而贴地平铺，宛如蝶

舞

七剑下天山

梁羽生 著

使出三种兵器的

未风越来越凌厉
如今一见凌未风右剑左掌，两手
雷剑，路数比起风雷剑，法两手同是使剑的，相距不知要远许多
这时不由他又五十八年功力是心惊，又是心服！他虽然有的攻势迫得连连



梁羽生小说全集

七剑下天山

(香港) 梁羽生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七剑下天山 / 梁羽生著. — 广州:
广东旅游出版社; 花城出版社, 1996.3
(梁羽生小说全集; 4)
ISBN 7-80521-646-0

I. 七... II. 梁... III. ①侠义小说—中国—现代
②长篇小说—中国—现代 IV. I 247.58

本数据由广东旅游出版社编定

广东旅游出版社 出版
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中山一路30号之一 邮编: 510600)

广州购书中心经销

(广州市天河路123号 邮编: 510620)

广东省中山市新华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

(广东省中山市火炬开发区逸仙大道 邮编: 528437)

960 × 1240 毫米 32开 15.875印张 441千字

1996年3月第1版 2004年10月第3次印刷

定价: 29.00元

(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)

目 录

- 楔 子 一阕词来 南国清秋魂梦绕
十年人散 绣房红烛剑光寒 (5)
- 第一回 一女独寻仇 十六年间经几劫
群雄齐出手 五台山上震三军 (15)
- 第二回 浪迹江湖 水尽萍枯风不语
隐身古刹 空灵幻灭色难留 (33)
- 第三回 剑光珠光 不觉坐行皆梦梦
琴声笛韵 无端啼笑尽非非 (47)
- 第四回 比剑压凶人 同门决战
展图寻绮梦 旧侣重来 (62)
- 第五回 难受温柔 岂为新知忘旧好
惊心恶斗 喜从古窟得真经 (76)
- 第六回 雾气弥漫 荒村来异士
湖光潋滟 幽谷出征骑 (89)
- 第七回 剑胆琴心 似喜似嗔同命鸟
雪泥鸿爪 亦真亦幻异乡人 (104)
- 第八回 恩怨难明 空山惊恶斗
灵根未断 一语醒迷茫 (121)
- 第九回 扑朔迷离 耐心详怪梦
寻幽探秘 无意会高人 (141)

- 第十回 叱咤深山 黄衣藏隐秘 (154)
纵横双剑 幽谷会群豪
- 第十一回 一女灵机 桂仲明无心获宝剑 (173)
群豪慑服 凌未风赌技夺黄金
- 第十二回 幽谷缔良缘 喜有金环联彩笔 (202)
江湖偕俪影 争看宝剑配神砂
- 第十三回 一剑败三魔 宝玉明珠藏相府 (214)
清歌惊远客 澄波碧海赞词人
- 第十四回 埋恨深宫 花迎剑佩星初落 (235)
扬威三峡 柳拂旌旗露未干
- 第十五回 侠骨结同心 百尺楼头飞剑影 (252)
幽兰托知己 一生恨事向谁言
- 第十六回 云海寄遐思 塞外奇峰曾入梦 (266)
血光消罪孽 京华孤女报深仇
- 第十七回 睹画思人 冒浣莲心伤内苑 (286)
挟符闯狱 凌未风夜探天牢
- 第十八回 孽债情缘 公主情多徒怅怅 (303)
泪痕剑影 王妃梦断恨绵绵
- 第十九回 生死两难忘 半世浮萍随逝水 (320)
恩仇终解脱 一宵冷雨丧名花
- 第二十回 有意护仙花 枯洞窟中藏异士 (342)
无心防骗子 喇嘛寺内失奇书
- 第二十一回 情孽难消 独上天山拜魔女 (356)
尘缘未断 横穿瀚海觅伊人

- |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第二十二回 | 边塞逃亡
草原恶战 | 荒漠奇缘逢女侠
武林绝学骇群雄 | (370) |
| 第二十三回 | 诡计多端
艰难几度 | 毒酒甜言求秘笈
痴情蜜意获芳心 | (380) |
| 第二十四回 | 漠外擒凶
草原较技 | 石窟绝招诛怪物
天山神剑伏奇人 | (401) |
| 第二十五回 | 牧野飞霜
冰河洗剑 | 碧血金戈千古恨
青蓑铁马一生愁 | (412) |
| 第二十六回 | 品茗谈心
因词寄意 | 喜有良朋消永夜
永留知己在人间 | (436) |
| 第二十七回 | 矢志复仇
师门留恨 | 易兰珠虔心练剑
武琼瑶有意试招 | (451) |
| 第二十八回 | 心愿难偿
情怀依旧 | 一纸断肠愁绝塞
十年幽梦禁迷宫 | (467) |
| 第二十九回 | 无限深情
绝招雪恨 | 舍己为人甘替死
闯关破敌勇除奸 | (479) |
| 第三十回 | 生死茫茫
恩仇了了 | 侠骨柔情埋瀚海
英雄儿女隐天山 | (496) |

楔子

一阕词来 南国清秋魂梦绕
十年人散 绣房红烛剑光寒

笑江湖浪迹十年游，空负少年头。对铜驼巷陌，吟情渺渺，心事悠悠！酒冷诗残梦断，南国正清秋。把剑凄然望，无处招归舟。

明日天涯路远，问谁留楚佩，弄影中洲？数英雄儿女，俯仰古今愁。难消受灯昏罗帐，怅昙花一现恨难休！飘零惯，金戈铁马，拼葬荒丘！

——调寄《八声甘州》

南国清秋，一轮皓月，将近中天。这时分，已是万籁俱寂，只杭州总兵的府第里，还是笑语喧喧，喜气洋洋。

这晚是杭州总兵小姐出阁的前夕，总兵是个旗人，复姓纳兰，双名秀吉，是清朝开国的功臣之一，当年跟随多尔衮入关，转战二十余年，才积功升至杭州总兵之职。他的女儿，芳名明慧，名实相副，以美艳聪慧饮誉于宗室之中。她的父亲膝下无儿，只此一女，宝贝得当真有如掌上明珠，自幼就请了两位教师教她，日间习武，晚上学文，端的是个文武皆能的才女。

纳兰秀吉升任总兵之后，皇室中的一位远支亲王，慕他女儿之名，替儿子前来求亲。这位亲王的儿子，叫做多铎，说起来鼎鼎有名，乃是旗人中数一数二的好汉，自小就能拉强弓，御弩马，骑术剑术，在八旗军中，首屈一指，二十二岁那年就随军西征，平定了准葛尔和大小金川，今年仅仅二十八岁，就被任为两江提督，可算是宗室中最年轻的一位将领。纳兰秀吉攀上这门亲家，真是锦上添花，喜上加喜。

可是就在这个出阁的前夕，纳兰小姐却泪珠莹然，拿着一纸词笺，低徊捧读，读到“难消受灯昏罗帐，怅昙花一现恨难休”



时，再也忍受不住，清泪夺眶而出，哭得像一枝带雨的梨花！良久、良久才挣扎起来，低低唤了一声“姆妈”。

这“姆妈”就是她的保姆，纳兰小姐自幼跟她长大，真是比父母还亲，这时正睡在外间套房，一闻呼唤，即刻进来，见她这个样子，不禁说道：“小姐，你这是何苦来！谁不说你嫁得好婆家，给夫人知道，可又得捶心气苦了。小姐，我还是劝你把往事忘记了吧……”

纳兰小姐截着她的话道：“姆妈，你别管我，我求求你把小宝珠抱来，我要再看她一眼！”保姆摇摇头，叹息了一声，终于应命出去了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只见窗前的红纱灯，烛光摇曳，微风过处，一条黑影，蓦地扑入窗来！

跳进来的是一个英俊少年，在烛光摇曳之中，可隐隐看见他的眼角眉梢含着一股幽愤之气。他看见纳兰小姐面前摊着的，正是他手写的词笺，词笺上有点点斑斑泪渍。他苦笑一声道：“妹妹，你大喜啊！”

纳兰小姐星眸微启，两颗滴溜溜的眼珠，如秋水如寒星，横扫了他一眼，道：“难道你也不能体会我的苦心，就这样的怨我？”

那少年袖子一指，跨前一步，突急声说道：“难道我们不能出走，南下百越，北上天山，四海之大，岂无我们安身立命之处。”

纳兰小姐头也不抬，幽幽说道：“谁教你是汉人？”

少年面色一变，哈哈笑道：“我以为你是女中豪杰，原来你还是你们爱新觉罗氏皇朝的贤孝女儿！”

话犹未了，忽然听得号角齐鸣，园中响箭乱飞。少年虎目圆睁，蓦地双手低垂，交叉横过背后，冷然笑道：“你若要我性命，何必用这样诡计？我垂手给你绑吧，算是送给你新婚的一份大礼！”

纳兰小姐本来是低首哽咽着的，这时也急得跳了起来，满面花容失色，颤声说道：“你、你、你这是什么话！”少年靠近窗子一看，只见园子里升起了数十盏孔明灯，照耀得如同白昼，人声喧闹，潮水似的，向东面角门涌出，却没有一个人朝着自己这面



走来，显见并不是对付自己的，少年也颇感诧异了。不多时，人声渐寂，孔明灯也一盏一盏地熄灭了。

少年回过头来，正待发话，忽听门外有脚步声传来，他一旋身，躲在帐后，只见房门开处，纳兰小姐的保姆，背着孩子，气吁吁地走了进来，说道：“小姐，听说是总兵府大牢有人劫牢，今晚卫兵多数在这里办事，那边人手不够，已给逃脱了一些囚犯，所以刚才又急急在这里调人过去，小姐，你没吓着？”

纳兰小姐木然不答，一伸手就把保姆手上的孩子，接了过来。孩子哇声一哭，帐后的少年也蓦地跳了出来。

那保姆吓了一跳，看清楚了说道：“杨大爷，你饶了我们的小姐吧，明日是她大喜的日子了。”

那少年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我知道！”叹了口气，自顾自地吟哦道：“明日天涯路远，问谁留楚佩，弄影中州？”吟声未断，忽然劈面一掌，向纳兰小姐打来！

纳兰小姐大吃一惊，本能地侧身躲闪，说时迟，那时快，手上抱着的女孩，已给少年抢去。纳兰小姐跳起来，问道：“你，你这是干什么？”少年一退身，贴近窗子，狠声说道：“从今天起，她不再是你的了，你不配问她！”那女孩子刚才哭喊了一阵，已倦极熟睡，经此一闹，两只小眼睛又睁开来，看见纳兰小姐披头散发，作势欲扑的样子，觉得很是可怕，小嘴巴一咧，小手儿向空乱抓，看看又是要哭的神气，少年忙把她转了半个身，轻轻地抚拍，瞧瞧窗外，只见银河耿耿，明月当空，满园子静悄悄的，他咬一咬牙，抱着孩子，蓦地穿出窗去，背后只听得纳兰小姐呼喊凄厉，他头也不回，施展轻功，穿枝拂叶，就像一只灰色的大鹤，在月色溶溶之中消失了。

园子里很静，外面大街却是闹成一片。少年举目一看，只见总兵府那边，火光冲天，满街上人群乱奔乱跑，携儿带女的哭哭喊喊，少年抱着孩子，混在人丛中，谁也不理他。

少年知道是清兵镇压逃犯越狱，心中一动，不禁扭头回看，只见总兵府附近的几条街口，都有大队清兵锁住，囚犯似乎是向另外一边逃出，因此，有一队马队，正向那边冲去。少年见黑压



压的，看也看不清，又瞧瞧自己手上的孩子，叹了口气，虽然那边兵刃交击之声，远远传来，他也只能自顾自地随着人流，逃出郊外去了。

出到郊外，人群渐渐四处流散，险境既离，大家也就各各觅地，或坐或卧，再也不愿走动了。只有那少年，还是抱着孩子，蹒跚的在荒野独行。

折腾了半夜，月亮渐渐西移，孩子已熟睡了。少年正想找个地方歇歇，忽然听得蹄声得得，隐隐传来，大约是清兵追赶囚犯，追到这边来了。听蹄声急骤，似乎追得很紧！

少年所站之处，附近正有一座荒坟，坟上有一丛野草，高逾半身，少年抱着孩子，往坟后一躲，野草刚刚将他们掩蔽住。少年定眼看时，只见给两骑马追着的，却是两个大孩子，一男一女，看样子都不过十六七岁，不禁很是诧异。

那两个大孩子，跑到距离荒坟二十步左右，忽然双双立定，各自拔出剑来。这时那两骑马已奔到，马上人往下一落，一个抽出铁链，一个亮起斫刀，两个魁梧奇伟的满洲大汉，双双扑上前来，喝令他们快快束手就绑。那两个孩子理也不理，双剑如流星赶月，和两条大汉血战起来！

那少女出手极为迅捷，霎地一伏身，剑尖登时疾如电闪，对准那个使斫刀的咽喉，直刺过去，那人退了一步，“铁锁横江”，用刀一封；少女霍地收招，剑诀一领，唰地又是一剑，探身直取，剑扎胸膛；那人往后又退了一步，蓦地将大斫刀一旋，逼起一圈银虹，使出关外独有的“绞刀法”，要将少女的剑绞断。少女却不收招，剑尖一沉，变为旋身刺扎，借着左臂回身之力，斜穿出去，剑招疾展，又是旋风一样地扫来。

那少男的剑招没有少女这样迅捷，斗法却又另是不同。只见他手上好像挽着重物一样，剑尖东一指，西一指，却是剑光缭绕，门户封得很是严密。对手一条铁链，舞得呼呼声响，兀是搭不上他的剑身。

伏在坟后的少年是个大行家，他十八岁起浪迹江湖，迄今已有十年，各家各派的招数，都曾见识。一见这对男女的剑法，就



知他们年纪虽轻，却是得自名师传授。只是那少女，剑法虽然看来迅捷，力争先手，功力却是不够，对方和她游斗，时间一久，必定力倦神疲；而那少男，剑招虽然缓慢，却是颇得“无极剑法”的神髓，表面看来似处下风，倒是无碍。坟后少年，抱着孩子，目注斗场，掌心暗扣三粒铁菩提，准备若少女遇险，就出手相救。

斗了一会，那少女果然渐处下风，她使了一招“风卷落花”，剑尖斜沉，倒卷上去，想截敌人手腕。那使斫刀的突然大喝一声，一迈步，斜身现刀，展了一招“顺水行舟”，不但避开了少女的剑锋，反而进招来了一个“横斩”，刀光闪闪，向少女下三路滚斫而进。少女慌不迭的急斜身横窜，仗着身法轻灵，想避开对手这连环滚斫的招数。

但对手也似乎早已料到她有此一着，在进刀横斩时，两枝甩手箭也破空而出，而且在出手之后，刀尖趁势点地，倒翻起来，在空中打了一个筋斗，大斫刀以“独劈华山”之势，向少女头顶斫去。

就在这少女生死俄顷之际，坟后少年的三粒铁菩提已然出手，使斫刀的只见自己两枝甩手箭，刚到少女身后，忽然自落，方是一怔，手腕上又是一阵辣痛，这时他刚以饥鹰攫兔之势下落，大斫刀刚刚压下，就受了暗算，几乎把握不住，痛得大叫一声，手中刀仍是发狂一样斫去！但就在这个时候，背心又是骤的一凉，一把剑尖，已堪堪刺到，耳边只听得一声清叱：“休得伤我妹子！”未及回头，左肩已给削去一大片皮肉！

那少男的无极剑法，本来就高出对手许多，虽然火候未够，一时未能取胜，但已是占了上风，他一面打，一面留心旁边的少女，见少女吃紧，手中剑也突然急攻起来，唰，唰，唰，“抽撤连环”，一连几剑，点胸膛，挂两臂，又狠又准。那使铁链的被迫得连连后退，少男却不前追，脚跟一转，蓦地一个“怪蟒翻身”，身形疾转，手中剑反臂刺扎，一掠数丈，便径自向追击少女的那个大汉刺去。

这正是螳螂捕蝉，不知黄雀在后，使斫刀的大汉未及回头，肩上已给削去一大块皮肉，就在这一瞬间，那少女也已反转身来，



凝身仗剑，狠狠地扑击过去。使斫刀的受伤之余，如何挡得住这疾风暴雨般的前后夹击，只见两道剑光，赛如利剪，那魁梧大汉，竟给斩成三截，血溅尘埃。

那使铁链的却是精灵，一见同伴毙命，立刻上马奔逃，另一骑无主的战马，也连连长嘶，径自逃跑了。

坟后少年目睹这一场恶斗，见这对男女竟未发现是自己发暗器相救，不禁心内暗笑：“毕竟是初出道的雏儿。”

这时，这对男女利剑归鞘，双手紧握，似乎在喁喁细语，坟后少年只见他们嘴巴张动，也听不清楚是说什么。忽然间，那少女挣脱双手，高声问道：“那，是你说的了？”少男点点头，应了一声，坟后少年，虽听不清，但那显然是承认的神气。

这一声应后，那少女忽然跳开一步，似避开什么可怕的东西似的；忽地又跳上前来，扬手就是一巴掌，打在少男脸上，噼啪一声，清脆可听。少男的面孔正对着荒坟这面，坟后少年在月光下只见那少男的面孔惨白，动也不动，神气十分可怖！

那少女一掌打出后，见他这个样子，忽然双手掩面，痛哭起来，扭转身躯，竟边哭边跑了。那少男仍然僵立在那儿，直待少女的背影也消失了，这才一步一步，直走过来。坟后少年想呼唤他，但见他定着眼珠，木然地一步一步往前走，就像荒野的游魂一样！少年不觉打了一个寒噤，叫也叫不出声，那少男已经自荒坟旁边走过，没入草丛之中，竟没注意到荒坟后面有人埋伏。

坟后少年看了这一场悲剧，联想起自己和纳兰小姐分别的情形，心中不禁又是一阵阵酸痛。这时他耳边听得“胡”“胡”之声，似风声，却又不是风声。他看见月亮，记起这是中秋之后的第三个晚上，钱塘江的夜潮，正是在秋季大汛的时候。他茫然地站了起来，循着潮声，就向钱塘江边走去。

钱塘江数十里宽的江面，在月光下闪闪发光，这时潮还未来，放眼望去，但见天连水水连天，烟波浩淼，一望无涯。少年抱着孩子，踽踽独行，听潮音过耳，百啭交集，如醉如痴，直到耳边忽听得一声“杨云骢！”这才如梦初醒，扭过头来。

这一回头，人也立时惊醒，眼前站着的是一个鹰鼻深目的老



者，身边还站着两个精壮少年。杨云骢认得这正是纳兰小姐未婚夫多铎的师叔，满洲武师“铁掌”纽祜卢，杨云骢初出师门，在回疆柴达木盆地，帮助哈萨克人抵御清兵，曾和他照过面。

纽祜卢面挟严霜，冷冰冰的似笑非笑，神情很是可怕。他双掌交错，拦在杨云骢面前，说道：“杨云骢，别来无恙！你这几年所做的事情，瞒得了纳兰总兵，瞒得了多铎提督，可瞒不了老夫！多铎提督是天潢贵胄，纳兰小姐是俺们旗人第一美人，你不只是糟踏了纳兰小姐，简直是糟踏了俺们一族。俺不知则已，知道了须代多铎洗清这个耻辱！”

杨云骢左手抱着孩子，听了这一番话，仍是动也不动，面部毫无表情。这时纽祜卢身旁的两个少年，早已按捺不住，一左一右，双双扑上前来。杨云骢冷笑一声，脚跟一旋，转了半个圈，猛喝一声，右手接住右面少年攻来的双掌，一接一扭，扭着敌人右腕，轻轻一按，只听得杀猪一般大叫，这个少年已给杨云骢抛出数丈之外！这时左边少年方才攻到，杨云骢身子突地下沉，避过敌人的勾拳，猛地长身，劈面一掌，砰然一声，这人的面孔，立刻像开了五色颜料铺一样，乌黑的眼珠突出，鲜红的面血下流……登时晕倒地上。这时杨云骢手上的孩子，也早给震醒，哇哇地大哭起来。

纽祜卢见两个徒弟一出手就被打成这个样子，怒吼一声，横身一跃，右掌“直劈华山”，用足了十成力量，兜头就是一掌。杨云骢也不退避，右掌倏翻，也用足十成力量，向上打去。两掌相交，“蓬”然如巨木相撞，这时只听得孩子厉叫一声，竟自杨云骢的手中，震飞出去！杨云骢急一掠数丈，如大雁斜飞，恰恰赶上去将孩子接住。

杨云骢这一掌受得不轻，但纽祜卢却受得更重。他给杨云骢一掌，震得站立不住，跌跌撞撞，直向后面翻出一二十步，这才止得住身形。他以一双铁掌闻名关外，竟吃不住敌人掌力，心中恼怒异常，他一长身，拿出一把精光闪闪的三角锏，这把锏乃是他独门的兵器，名唤“丧门锏”，可作匕首用，也可作短戟使，还能用以打穴，端的厉害非凡！这时杨云骢也已结束停当，将孩子



用绣带缚在背上，也取出一把光芒闪闪的短剑。

纽祜卢的丧门锏，长仅二尺八寸，杨云骢的断玉剑比他的还要稍短几分。武家的兵器是“一寸短，一寸险”，剑锏交锋，不比长枪大戟，中间有那么一段距离，短兵相接，几如肉搏，精芒闪电，利刃就在面前晃来晃去，谁要是稍一疏神，便有血溅黄沙之险。

纽祜卢怒极猛搏，点扎戳刺，迅如怒狮，全是进攻的招数。杨云骢背着孩子，孩子又哭个不停，他不敢跳跃，又要分神护着孩子，弄得满身大汗，非常吃力。只是他的剑术，乃是海内第一名手所授，端的非同小可。他兀立如山，见式破式，见招拆招，一口短剑，横扫直击，劈刺斩拦，竟是毫不退让！

两人越打越急，越斗越险，战到分际，那纽祜卢忽然身移步换，快若流星，一闪闪到杨云骢背后，竟然一锏向孩子插去。杨云骢这招本应纵身跃出，可是他怕惊坏孩子，只能平地一转，身子轻飘飘拔起，短剑“举火燎天”，搭着纽祜卢的丧门锏，往上一拔，借纽祜卢的势，夺他的兵器，只一擦，那口锏竟给擦出了手，飞堕尘埃，两人的身法都快，谁也收势不住，纽祜卢锏飞出手，人也扑了过来，杨云骢身形方才下落，离地还有少许，就给他撞个正着；这时背上的孩子又是一声厉叫，那声音也已经沙哑了。杨云骢心中一慌，未及躲避，胸口竟给击中一掌，而他的短剑也趁势一送，直插入纽祜卢肋下，插得只留下剑把。

这一下，两败俱伤，杨云骢一剑插出之后，人再也支持不住，只见眼前金星乱冒，地转天旋，他知道要糟，急急向地面一伏，免得向后跌倒，压坏了孩子。

那边纽祜卢也已重伤倒地，双眼血红地瞪着。两人相距不过四五尺之遥，可是大家都不能起来扑击了。两人就这样的瞪眼望着，夜风中回荡着孩子沙哑的哭喊声，这景象，这气氛，的确令人惊心动魄。

过了片刻，纽祜卢挣扎着在地上蠕蠕而动，用手腕抵地，竟然慢慢地向杨云骢这边爬过来。

杨云骢大吃一惊，也试着移动，可是全身绵软无力，才想用

一点劲，喉头已是一阵阵腥气直冒，一口口鲜血直咯出来。纽枯卢号称“铁掌”，杨云骢给他打得正中心口，掌伤比剑伤更重。

杨云骢眼看着纽枯卢像临死前的狰狞野兽一样，蠕动移来，自己却是毫无办法，心中又气又急，不觉晕了过去，经过了好一会子，耳中忽然听得有人反复叫：“杨大侠！杨大侠！”这才悠悠地醒过来，只见面前站着的，正是那个在荒坟前面与满洲武士搏斗，后来给少女打了一个耳光的大孩子，他十分诧异，低声问道：“你怎知道我是谁？你来这里做什么？”

那少男却并不答他前面的问题，两眼茫然无神，忽然大声说道：“我想投河！”

杨云骢冷然问道：“那你又为什么不投？”少男道：“见着你这个样子，我如何能跳下去？杨大侠，我认识你，好多年前，你在我们舵主家里作客，我见过你。不过那时我还是个小孩子。”

杨云骢以手腕撑地，点了点头，说道：“这就是了，你现在不能投河，将来更不能自寻短见。你受了委屈，跳水一了百了。但你的许多师友，他们为了光复汉族，受了更大的冤屈，或死或伤，你们年轻人不管，却为了点点小事，寻生觅死。如何对得住他们？”杨云骢这时，头微微上抬，凝视着少男，面容显得十分严肃。他的声音低沉嘶哑，但每一句都如暮鼓晨钟，震撼着少男的心。

少男看着面前的杨云骢，这位名震江湖的大侠已经是力竭声嘶，快死的人了。他微现愧怍之色，说道：“我听大侠的吩咐。”

杨云骢挣扎着将自己的汗衫一扯，撕下了一大幅，突然将右手中指，送进嘴里一咬，鲜血直冒出来，他连哼也不哼一声，就在汗衫上振指直书，把少男看得呆了。

杨云骢写完后，叫少男过来将汗衫取去，断断续续说道：“你把这幅血书拿去，并将我的短剑为凭，抱着这个孩子，上天山去见我的师父晦明禅师，他会教给你天下独步的剑法！”说完之后，好似大事已了，双目一合，就此再不言语。

这时残月西沉，曙色欲现，钱塘江远处现出了一条白线，轰轰之声远远传来，少男藏好血书，背着短剑，抱着女孩，凝望江



第九回

扑朔迷离 耐心详怪梦 寻幽探秘 无意会高人

张青原正在惊慌，忽听得一声清脆的女子声音：“你不要打，他是好人！”黄衫少年微微一笑，放下拳头，道声“得罪”，不理张青原，便迎将上去，张青原回头一看，见是冒浣莲持剑赶上。他弄得莫明其妙，吁了口气，随手打翻上来偷袭的几个帮匪，抢过一杆大枪，再杀出来，看他们两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

这时山脚下那彪人马，大约有三五百人，也杀了上来，打着“大清平西王”旗号，原来领这支兵马的是吴三桂手下的一个裨将，原驻霭益县城，奉吴三桂命，代表王府来收编五龙帮的。这时吴三桂未正式举事反清，所以旗帜上仍然有“大清”字眼，冒浣莲指着那面旗说道：“你看看那上面写的是什么字？我没有骗你呀！”黄衫少年瞧得分明。又见五龙帮已分出人迎上去，拉着前面那个带兵的马，打躬作揖，那带兵官大声呼喝，立刻指挥清兵，兜拿张青原的人。黄衫少年不禁勃然大怒。忽然飞步冲入阵中，五龙帮匪四散退让。片刻之间，他已冲到那个带兵官的面前。

那带兵官见五龙帮匪四下分开，一个少年怒目握拳，自阵中冲出，兵丁竟拦他不住，给他空手扑倒，又惊又怒，一提马缰，斜刺冲出，黄衫少年迅疾如风，几个起落，已拦在马前，睁目猛喝，如旋春雷，那马给他喝得前蹄踢起，人立起来，军官急忙一按马头，将长矛一挺，在马背上用力刺下。黄衫少年毫不退让，一伸手就接着长矛，喝声“你下来！”用力一扯，清军军官应声落下马。附近一员副将舍命扑来。黄衫少年又是一声大喝：“你回去！”左掌一扬，在敌人胸口上猛力一击，那员副将给震得躯体腾空，手中朴刀也脱手飞出。

黄衫少年挟着清兵统带，抢过朴刀，咔嚓一声，将头割下。清兵和帮匪都给吓呆了，没人再敢拦阻，黄衫少年纵横战阵之中，

